

■非虚构作品展

光山, 古树的乐园

洪本群



河南光山古树雄姿

古树不语，却值得被看到。我们走访了属地政府和林业部门，了解到这是松材线虫病造成的，其被称为“松树癌症”，是一种毁灭性的病害。事已至此，硕果仅存的那一株急需抢救！我们光山县检察院向林业部门和属地政府分别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开展抢救性保护，杜绝病虫害传播。在两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对病死古树集中统一进行粉碎处理，对伐桩采用薄膜覆盖熏药、不锈钢网全覆盖处理，建立隔离点。明确古树管理责任人，开展日常巡查，在古树周围设置木栅栏，减少对古树的干扰。三种不同的营养液给古树用上了，事情在一点点变好，我多次站在树下，分明看到枝叶在萌生。

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的。

那是一株憋屈无奈的千年银杏树，后建的民居抵近古树，仅余不到半米距离。树干多处有枝干被砍伐的疤痕，如同一个误入他人院落的影子，断手断脚地被一点点赶了出来，身影在萎缩，但也在阳光下生长。树干空洞处填满水泥，树下环境达不到古树树冠垂直投影向外五米范围的空间要求。千年的前辈被青小一

顿乱拳痛击，无知的代价却需要全社会来承担！我们向属地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建议对古树生活环境进行治理。在属地政府的努力下，民居拆除了，古树有了伸展腰身的空间。

那是一株时尚潮流的210年枫杨树，挺立在一个网红村的村口，树形高大优美，全身缠满彩灯，树干钉有照明灯和发光广告牌。夜晚来临，树身流光溢彩，与身边的河流相映生辉，不远处古色古香的民宿散发着温馨的光芒。孩子们围绕着古树嬉戏，河边的篝火旁传来欢快的音乐，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但这对一株古树是否合适？在向属地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后，古树恢复了古朴的模样，在树下围盘填土，设置了保护栅栏，给老人家一个宁静的环境。

那是一株奇形怪状的210年腺柳树，书中记载：“树身卧俯在地，像卧狮，又像带角的驯鹿，树根连着树干卧俯在地上，倒向水塘。”在我看来，更像一位背后中箭的勇士，健壮的双腿化为树根，匍匐前行；干枯的双手倒向水塘，似乎想

捧起水来喝；佝偻的身躯努力向上挺直，无奈气力不支，半个身子倾斜着，但还保持着战斗姿态。好一个悲情英雄！在向属地政府发出检察建议后，树干和倒向水塘的侧枝等多处被立起支架，古树身姿挺拔了不少；树根处围盘填土，有了新鲜的营养液，古树终于能喘口气，站直了，继续活下去。

我在一个个寂静的小村落里与一株株古树相逢，三五座、多则十来座房子在山重水复的一处小天地里隐藏着。这里大多数房门紧闭，院落杂草丛生，人影寥寥，多为老人。多亏了组组通的水泥路，让我们能在宛如迷宫的乡村道路里来到古树前，看到一处前面有水塘、后面有小山丘环抱的小村落，就能明显感受到古树气息。这应该是符合农耕社会生活理想场景的：山上有木材和果实，门前有水源，村庄前有几块平地。一切足矣，奈何凋零如此。

那是水塘边一株200年的皂荚树，树冠覆盖面积很大，树下是散落一地的果实。书中记载，该树年产果百斤。树木依然繁茂，

树下却没有捡拾果子的人了。皂荚果如手掌长，有三指宽，里面却仅有四五粒如红豆一样小小的果实。我剥开一颗皂荚果，取出两粒果实，光滑、饱满，用力一挤，泌出浓稠的果汁。这是多么神奇的树，皂荚果皮千百年来解决人们洗衣服和洗头的难题，带着木本清香的气息，无污染无毒害，皂荚子可以入药和食用，这株皂荚树却寂寞无主。

这样的村庄如季节变换一样有着人群潮汐的喧哗与落寞，窄窄的村道上也会有堵车的无奈，闲置一个冬季的农田在春天照样被稻苗覆盖。光山自古就有送灯的独特习俗，这里有“三十的火，十五的灯，正月十五大过年”的说法，在外的游子大年三十可以不回家过年，正月十五必须到老坟山上送灯，昭示着家有后人。正月十五下午，整个家族齐聚老坟，将纸扎的一排排红灯笼插在坟上，点上蜡烛——现在改为电子灯了。夕阳余晖下一片片、一点点橘红的灯光照耀着遍布山林的松树、柏树、枫杨树、麻栎树、黄连木等一众古树，古树满面红光在温暖中、在慈爱中看着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多由古树守护着，背负着使命，告诫世人不忘传承，回看来时路。在高高的山顶有株千年银杏树，刚到半山腰就看到它伟岸的身影，金灿灿的，如巨旗招展指引方向。树下一地金黄的落叶，山下是连绵的茶园，无边的美景亘古不变。在千年古刹静居寺外，共有千年古树四株，一株唐侧柏、两株宋圆柏，更神奇的是是一株1300年的银杏树，树干需五人才能环抱，上面寄生一檀树、一柏树，形成“同根三异树”的奇观。在司马光诞生地、光山县衙外也有两株千年宋侧柏，依然矫健苍翠，它不仅目睹过少年才子的身影，也对千年的人事更替淡然一笑，默默无语。

古树并不依赖人类的照料，却给人类提供了果实和氧气。古树是福运绵长的，也是极其脆弱的，一场病虫害、一次洪水、一次大旱、一次人为的破坏就可以结束其生命。此时，需要有人去拉它一把，扶一扶倾斜的身躯，救一救不通的血脉，让它喘口气，再活一千年。与古树漫长的生命相比较，我从事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时间微不足道。我只能尽我所能与它们每一个见面，在生长环境上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希望这一个小小的愿望可慰藉世道人心。

（作者单位：河南省光山县人民检察院）

慢慢地大家的粮袋子里有了余粮。再后来爷爷看护村林场，空闲的时候，他就山里种树，种榆树、白杨，也种杏树、梨树，每年春天来临的时候，漫山遍野的花就开了，把村庄都照亮了。再后来，爷爷瘫痪在床，去世的前几年，爷爷大部分时间处于昏迷状态。我喊一声“爷”，他“啊”一下，然后就又昏迷过去了——奶奶说和刚摔伤那阵子很像。

山谷里回荡着洮河低沉的奔流声，像有人在轻轻哭泣。我长久地跪在洮河岸，看向远方——一座座山慢慢地靠近了我，每一座山都像极了我的爷爷。

2006年11月，“引洮工程”再次启动，工程分二期。2014年底，一期工程建成通水。2015年8月，二期工程启动。2017年7月，清澈甘甜的洮河水终于引到了榆中县。2018年左右，我的家乡——海拔3000多米的金家营终于喝上了洮河水，从此结束了吃水窖水、驴驮水的历史。

如果爷爷还活着，我会自豪地告诉他，现在，您种下的那些杏树、梨树、桃树，都已经喝上了洮河水。每年的春天，都开满了花。红色桃花，白的是杏花、梨花……

风吹过我的脸，风吹干了我的泪。洮河两岸金黄色的小花迎风摇曳，我真想摇下车窗大喊一声：“爷爷，我尝过了，洮河水甜甜的！”车子慢慢启动，洮河时而近，时而远，直到跨过一座桥，再也看不见洮河的影子。

突然一阵小雨袭来。雨淋湿了我的头发，顺着额头轻轻抚过我的脸，像极了爷爷那双粗糙的大手。

回到浙江宁波后，洮河的影子一直萦绕在心里，始终挥之不去。有一天打开电脑上网搜索了一下，发现就洮河协同保护和治理问题，甘肃省临洮县、岷县以及卓尼县、临潭县、广和县等地检察院建立了洮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相信洮河会越来越美、洮河水会更加甘甜——我仿佛又听见了洮河哗啦啦的水流声……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 检察诗人作品展

五律·邢襄六题

张海生

访邢台塔林遗址

塔林藏闹市，遗迹倍荒凉。
未见浮屠盛，空闻草木香。
经中明善恶，碑上证兴亡。
人祸猛于火，楼台千载殃。

过脱脱墓

新郭外行，十里有孤莹。
古树留芳迹，残碑创盛名。
文功三国史，武略九州兵。
可叹梁木，难支大厦倾。

柏人城

谁怀吊古情，风雪柏人城。
派水围孤塞，尧山散众生。
残灯观怨色，断剑啸悲声。
杀气今犹在，疑藏百万兵。

游开元寺

皆朝新佛寺，独谒古禅庭。
竹雨挝斋鼓，松风拂梵铃。
枯荣泥像证，兴废石碑铭。
堂下蟠龙卧，犹听大藏经。

晚登清风楼

晴晚生诗兴，登高采雅篇。
鸿基连博地，鷗背接遥天。
市井霓虹烁，楼台电火燃。
红尘无暮色，何处望炊烟。

过豫让桥

马惊因杀气，拔剑赵君拦。
侠义宁孤守，忠心甘自残。
三分晋易，一士殉恩难。
桥上泉如血，千年犹未寒。

- 1.邢襄,河北省邢台市之古称。
- 2.邢台塔林,位于邢台市旧城南,曾存有从唐至清的大量墓塔,今仅剩遗址。
- 3.脱脱,元朝末年政治家和军事家,主持修撰《辽史》《金史》《宋史》等史书,被誉为“贤相”,其墓位于邢台市新河县。
- 4.柏人城,始建于春秋,是战国时期赵国仅次于邯郸的第二大城市和军事重镇,唐朝废于洪水,其遗址位于邢台市隆尧县。
- 5.开元寺,位于邢台市襄都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唐、元时期皆为皇家寺院,今新寺旧寺并存。
- 6.清风楼,位于邢台古城中心,建于明代,为邢台市区域性地标性建筑。
- 7.豫让桥,据传春秋时期义士豫让为主报仇,曾于此桥刺杀赵襄子,现遗址位于邢台市襄都区翟村。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人民检察院）

忆少年

吴方春

放牛

铃铛清脆飘幽谷,牛犊哞哞嫩草坡。
溪畔牧童忙打闹,不知暮气满山窝。

旧伴

前坡岭子如龙尾,牛角湾中乱石多。
不见当年群伙伴,天南海北各奔波。

山村夜

玉米梭包堆满垛,灯光似昼引飞蝇。
儿童跳跃抓萤火,塞入芭衣作彩灯。

母亲拾柴

深冬瘦谷寒风冽,雾罩山峰暮色沉。
黄叶满头斜打颤,千寒窄窄挂衣襟。

1982年秋

九月初秋雨冷,父亲携我越长坡。
当年背篓已不在,唯见坟头青草多。

求学

背篓沉沉双脚泥,翻山越岭涉深溪。
当时只道都一样,城里人前不忍提。

初中饭菜

一罐腌酸菜,三餐玉米糊。
坛空求好友,悄悄有还无。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城郊地区人民检察院）

爷爷的洮河水

蒋杰



洮河

陈中摄影

务时，绑在爷爷身上的绳子断了，爷爷从山崖上摔了下去……

据说当时一起工作的工友看到了一眼深不见底的山崖，认定爷爷已经摔死了，哭了一阵子就走了。同去引洮的我的五爷爷，硬是爬到山沟里，找到了爷爷，把爷爷背到了医院，哭着求医生再看看。

后来的故事是：爷爷在医院昏迷了十来天后，奇迹般地醒了过来。人是醒过来了，但落下了一身毛病。最让他痛苦的是动不动就头疼。我小的时候很奇怪，爷爷的头不是圆的——和我的头不一样。长大了才知道，爷爷的头摔伤过。

打我记事起，就记得爷爷的头上一个一个的脓包，一年四季头上流着脓。奶奶和姑姑把胡麻嚼成面团，均匀地涂在纱布上，贴到爷爷的头上，爷爷说那样会舒服一些。

每次爷爷给我讲引洮的故事的时候，奶奶就在一旁跟我取笑他：“他走了好几个月，没一点音信，我以为早已经死了。”那年的冬天很冷很冷，奶奶把爷爷的几件衣服拼凑在一起，又拆了一个破棉被，做成了一件棉衣，托公社领导寄到卓尼。奶奶还让村里会写字的老先生写了一封信，缝在棉衣里面。过了好几个月，奶奶终于等到了爷爷的回信，她才知道爷爷还活着。那时候，我的大姑应该是10岁，父亲9岁。

车子在崇山峻岭之间穿梭，当导航蹦出一句“您已进入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时，我并没有意外，但是当车子前方突然出现大大的“洮河发源地”几个字时，我的心如针刺一般疼痛起来。我赶快找到停车区把车停稳，一路小跑跑到了洮河岸边。

这就是洮河，爷爷的洮河。我站在洮河的边上，看着洮河水从崇山峻岭奔腾而来，在我的面前招招手，又迅速地流向远方，像一个人急着跑过来想说些什么，又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就被风吹走了。

如今我终于看见了洮河，就像看到了爷爷。远处高耸入云的山里，是否还留着爷爷和他的工友们的号子声？滔滔的河水里，是否还流淌着爷爷流过的汗水？

小的时候，我十分不解，曾不止一次地问爷爷：“你为什么要爬到那么高的山上去，不怕摔着吗？”爷爷总是意味深长地说，他是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是小队长，再大的困难也不能退缩。

三年后，“引洮工程”全线停工，爷爷回到了家乡。后来村民们选爷爷当村干部，他带领村民们上山开荒，